

朱子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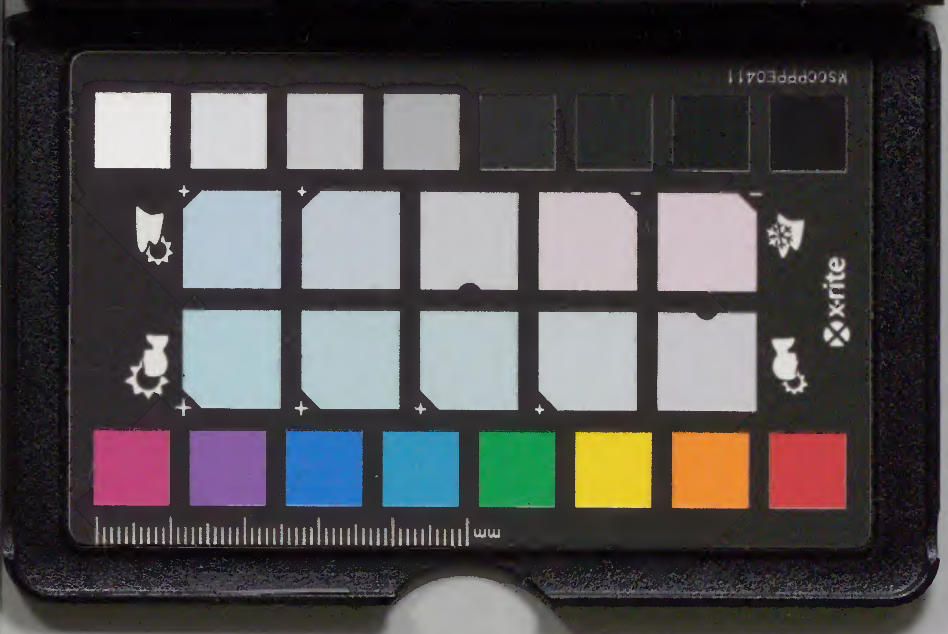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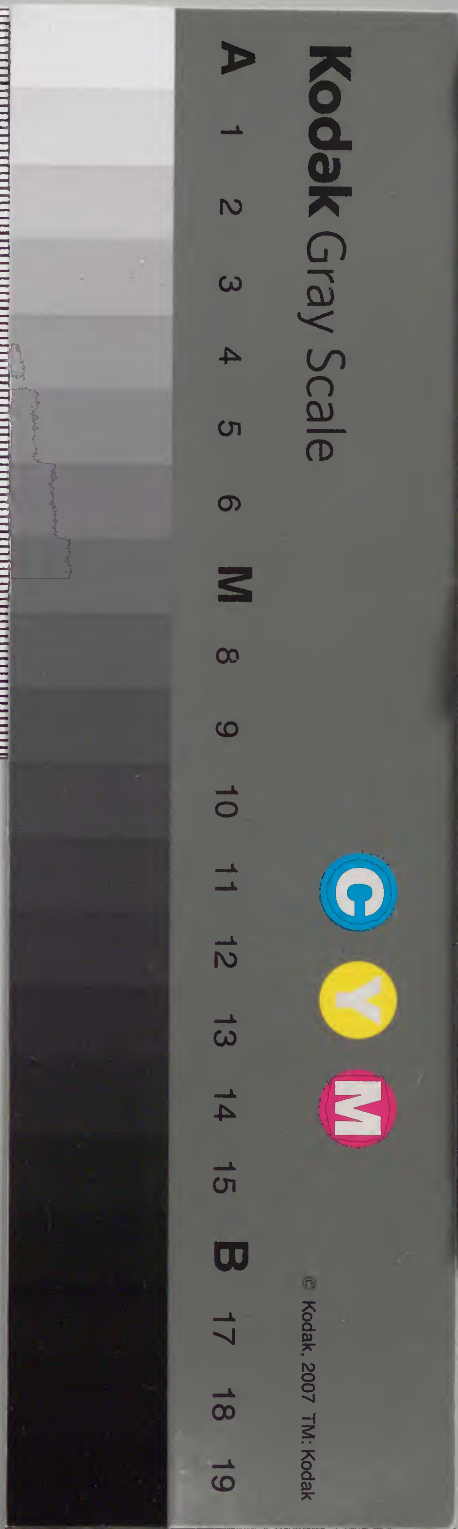
元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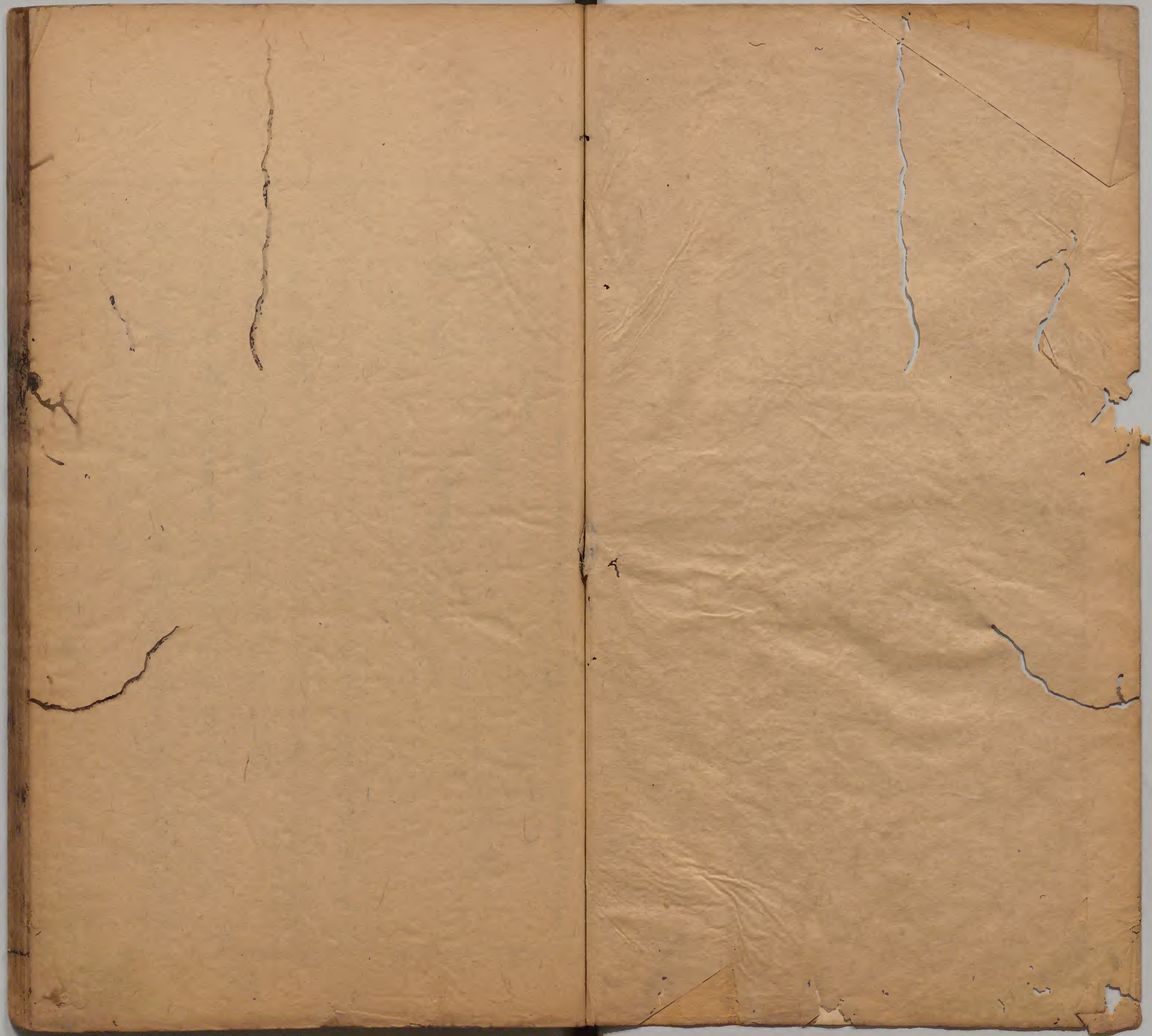
論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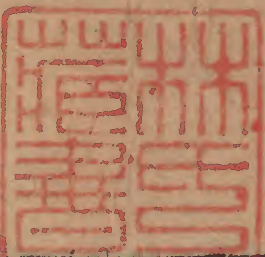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四	〇	八
七	一	八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九	四	〇
八	四	八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14)
函號	298	252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二

論語十四

雍也篇三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章

問力不足者非不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畫耳力不足者欲為而不能為自畫者可為而不肯為寓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廢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材質不可勉者今人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必大

中道而廢與半途而廢不同半途是有那懶而不進之意

中道是那只管前去中道力不足而止他這中道說得好高

問冉求自畫曰如駑駘之馬固不可便及得騏驥然且行向前去行不得死了沒奈何却不行便甘心說行不得如今如此者多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是一般只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做賀孫伊川曰冉求言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告以為學為已未有力不足者所謂力不足者乃中道而自廢耳今汝自止非力不足也自廢與自止兩自字意不同自廢則罪不在已自止乃已之罪謝氏曰欲為而不能為是之謂力不足能為而不欲為是之謂畫以畫為力不足其亦未知用力與使其知所

以用力豈有力不足者其亦未知說夫子之道與使其知說夫子之道豈肯畫也第十一章凡六說伊川謝氏之說范氏楊氏之說亦正但無甚緊切處呂氏發明伊川之說以中道而廢作不幸字甚親切廢字作足廢大鑿不知伊川只上一自字便可見尹氏用伊川之說但於廢字上去一自字便覺無力曰伊川兩自字恐無不同之意觀其上文云未有力不足者則是所謂力不足者正謂其人自不肯進爾非真力不足也此說自與本文不合而來說必令牽合為一故失之耳謝氏與伊川不同却得本文之意幹

子謂子夏曰章

問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君子於學只欲得於己小人於學只欲見知於人曰今只就面前看便見君子儒小人儒同為此學者也若不就已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南升

問孔子誨子夏勿為小人儒曰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忒細密於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所以或流入於小人之儒也子游與子夏絕不相似子游高爽踈暢意思濶大似箇蕭散底道人現與子夏爭洒掃應對一段可見如為武城宰孔子問女得人焉爾乎他却說箇澹臺滅明及所以取之又却只是行不由徑未嘗至於偃之室兩句有甚干涉可

見這箇意思好他對子夏說本之則無如之何他資稟高明頂是識得這些意思方如此說又問子張與子夏亦不同曰然子張又不及子游子游却又實子張空說得箇頭勢太大了裏面工夫都空虛所以孔子誨之以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便是救其病子張較聒噪人愛說大話而無實

問謝氏說子夏之學雖有餘意其遠者大者或味焉子張篇中載子夏言語如此豈得為遠者大者或味曰上蔡此說其所未安其說道子夏專意文學未見箇遠大處看只當如程子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之說問或以夫子教子夏為大儒毋為小儒如何曰不須說子夏是

大儒小儒且要求箇自家使處聖人為萬世立言豈專
為子夏設今看此處正要見得箇義與利分明人多於
此處含糊去了不分界限君子儒上達小人儒下達須
是見得分曉始得人自是不覺察耳今自道已會讀書
看義理做文章便道別人不會自以為說得行便謂強
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厘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
決不如此問五峯言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
情先生以為同體而異用說未穩是否曰亦須是實見
此句可疑始得又曰今人于義利處皆無辨只恁鶻突
去是須還他是不是還他不是若都做得是猶自有淺
深况於不是集義

第十二章凡五說今從謝氏之說伊川尹氏以為為人為
已范氏以為舉內徇外治本務末楊氏以義利為君子
小人之別其說皆通而於淺深之間似不可不別竊謂
小人之得名有三而為人為利徇外務末其過亦有淺
深蓋有直指其為小人者此人也其陷溺必深有對大
人君子而言者則特以其小於君子大人而得是名耳
與溺者不同雖均於為人為利均於徇外務末而過則
有淺深也未手告子夏以毋為小人儒乃對君子大人
而小者耳若只統說則與世俗之真小人者無異而何
以儒為哉曰伊川意可包衆說小人固有等第然此章
之意却無分別幹

子游為武城宰章

聖人之言寬緩不急迫如焉爾乎三箇字是助語節

問子游為武城宰章曰公事不可知但不以私事見邑宰

意其御飲讀法之類也南升

問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如子游為武城宰縱得人將
焉用之似說不通曰古者士人為吏恁地說也說得通
更為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恁地說也說得通

節

問集註取楊氏說云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
曰看這氣象便不恁地猥碎問非獨見臧明如此亦見
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游意思是

高遠識得大体問與琴張曾皙牧皮相類否曰也有曾
皙氣象如與子夏言抑未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此一着
固是失了只也見得這人是曠濶底又如問孝則答以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見得他於事親愛所
餘而敬不足又如說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與
喪至乎衰而止亦見得他不要如此苦切子之武城聞
絃歌子游舉君子學道愛人等語君子是大人小人是
小民昨日丘子服出作論題皆曉不得子游意謂君子
學道及其臨民則愛民小民學道則知分知禮而服事
其上所以絃歌教武城孔子便說他說得是這也見子
游高處曾皙問檀弓載子游曾子語多是曾子不及子

游曰人說是子游弟子記故子游事詳問子游初間甚
高如何後來却不如曾子之守約曰守約底工夫實如
子游這般人却怕於中間欠工夫問子謂子夏曰女為
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看子夏然緊小故夫子恐其不見
大通於義利之辨有未甚明曰子游與子夏全相反只
子夏洒掃應對事却自是切已工夫如子夏僂狹如子
游說柳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是他見得大源頭故不
屑屑於此如孔子答問孝於子夏曰色難與子游全是
兩樣子夏能動奉養而未知愉色婉容之為美賀孫
問謝氏曰云云右第十三章凡五說伊川兩說伊川尹氏解行
不由徑作動必後正道楊氏謂直道而行皆是疑行不

由徑為非中理竊意滅明之為人未至成德也有一節
一行可取如非公事不至偃室自成德者規之此特長
一行爾而子游尚稱之則行不由徑亦但以其不欲速
而遵大路可知也伊川兩說蓋權時者之事也范氏乃
就推人君說曰來說得之幹

孟之反不伐章

問孟之反不伐曰孟之反資稟也高未必是學只世上自
有這般人不要爭功胡先生說莊子所載三子云孟子
及子桑戶子琴張子反便是孟之反及子桑戶便是子桑
伯子可也簡底子琴張便是琴張孔子所謂狂者也但
莊子說得怪誕但是與這般人相投都自恁地沒檢

東 賀孫

主之問此章曰人之矜伐都從私意一來才有私意便有甚好事也做不得益之及不伐便是克伐不行與顏子無伐善施勞底意思相似雖益之及別事未知如何只此一節便可為法人之私意多端聖人所以言此皆正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也時舉

問凡人所以矜伐者其病根在甚處只為有欲上人之心才有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無所不至故學者當去其欲上人之心則天理自明矣曰欲上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何人說只要人去得私欲益之及其他事不可知又此

一事便可為法也南升

問益之及不伐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為只看做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是恁地只得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是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過捺不下少間便說我却盡職分你却如何不尽職分便自有這般心益之及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個

讀益之及不伐章曰此與馮異之事不同蓋軍敗以殿為

功殿於後則人皆屬目其歸地若不憊地說便是首承
當這箇殿後之功若馮異乃是戰時有功到後來事定
諸將皆論功它却不自言也特舉

問呂氏謂人之不伐能不自言而已孟之反不伐則以言
以事自揜其功加於人一等矣第十四章凡六說今從
呂說范楊侯尹論其謙讓不伐只統說大綱於聖人所
稱孟之反之意有未盡不如呂氏說得馬不進也之意
出謝氏說學者事甚緊切於本文未密曰若不自揜即
是自居其功矣恐不必如呂氏說幹

不有祝鮀之佞章

此章曰此孔子嘆辭也言來世好諛悅色非此不能免

蓋深傷之當只從程先生之說謨

第十五章凡七說伊川今從伊川此說伊川第二第三說

呂范尹之說皆一意與伊川第一說同范氏曰有朝之
令色無鮀之巧言犹難免於當世據范氏主意乃在疾
時之奸佞故曰猶難免於當世非加一猶字則其說不
通文意恐不如此謝氏曰善覘世之治亂者如此乃推
說侯氏曰而字疑為不字說恐未必是文錯或文勢如
此曰當從伊川說幹

誰能出不由戶章

誰能出不由戶何故人皆莫由此道也振
問何莫由斯道也曰但才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

問呂氏曰出而不能不由戶則何行而非達道也哉楊氏曰道無適而非也孰不由斯乎猶之出必由戶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尹氏曰道不可離可離非道猶出入必由戶也第十六章凡六說今從呂楊尹之說伊川范氏謝氏皆正但伊川事必由其道一句未粹范謝說稍寬曰此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却行不由道怪而歎之之辭也伊川雖不如此說然事必由其道一句不見其失不可輕議更宜思之幹

質勝文則野章

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如內史御史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

掌制度文物者也 個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是不可以相勝總勝便不好龜山云則可以相勝則字怕誤當作不字賀孫

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多了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端蒙

問伊川曰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范氏曰凡史之事云云第十七章凡七說今從伊川范氏之說伊川第二說呂氏說論史字皆通謝氏專指儀容說恐未當大綱且論文質故有野與史之別若專以為儀容則說史字不通史無與儀容事楊氏自質之勝文以下皆推說與本文不類尹氏曰史文勝而理不足理字未安如此則野

可謂之理勝也既謂之勝則理必不足野與史皆可謂
之理不足也曰史既給事官府則亦習於容止矣謝說
之失不在此却是所說全以觀人為言無矯揉着力處
失却聖人本旨揚說推得却有功文勝則理不足亦未
有病野固理勝而文不足也幹

人之生也直章

生理本直人不為直便有死之道而却生者是幸而免也
變孫

罔之生也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
生人之絕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也
人傑

或問人之生也直曰人之生元來都是直理罔便是都背
了直理當仁而不仁當義而不義皆是背了直理既如
此合是死若不死時便是幸而免熹

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緣直便是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是
枉天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如本方生
湏被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賀孫
問人之生也直曰生理本直順理而行便是合得生若不
直便是不合得生特幸而免於死耳亞夫問如何是生
理本直曰如父子便本有親君臣便本有義南升
人之生也直如飢食渴飲是是非非本是曰直自無許多
周遮如敬以直內只是要直又曰只看生理本直四字

時舉錄云只我味如見孺子入井便自有怵惕之心

此四字便自有味見不義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本有那箇當

為之理若是內交要譽便是不直時舉錄云才有內交要譽之意便是曲了

林恭甫說生理本直未透曰如水有源便流這只是流出

來無阻滯處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惻隱之心見一伴

可羞惡底事便有箇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恁地

發出來都遏不住而今若順這箇行便是若是見入井

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便是拗了這箇道理這

便是

固只是脫空作偽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黑為白如不

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

是罔據此等人合當用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

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

用如此若纒去這裏著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

凡人解書只是這一箇籠近底道理不須別為高遠之

說如云不直只是這箇不直却云不是這箇不直別有

箇不直此却不得所謂淺深者是人就這明白道理中

見得自有籠細不可說這說是淺底別求一箇深底若

論不直其籠至於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

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

只是要人自就這箇籠說底道理中看得越向裏來教

細耳不是別求一樣深遠之說也個

問或問云上生字為始生之生下生字為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何也曰後日生活之生亦是保前日之生所以人死時此生便絕節

問明道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亦是此意莫微有差別否曰如何有差別便是這道理本直孔子却是為欲說罔之生也所以說箇直字與

民受天地之中義理一般個集

問伊川曰人類之生以直道也欺罔而免者幸耳謝氏曰云云第十八章凡九說揚氏今從伊川謝氏之說明道曰生理本直范氏曰人之性善故其生直尹氏曰直性也此三說者皆以生字作始生之生未安據此章正如

禮所謂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乃生存之生若以為生本直性本直則是指人之始生言之人之始生固可謂之直下文又不當有始生而罔者下句若作生存之生則上句不應作始生之生橫渠解壺而免似鑿本文上句却無吉凶莫非正之意呂氏曰罔如網無常者也罔字只對直字看便可見似不必深說游氏雖說有未盡大綱亦正楊氏曰人者盡人道者其意以人字作一重字解似對罔字言之未當人字只大綱說第二說大畧曰此兩生字上一字是始生之生下一字是生存之生當以明道之說求之則得之矣韓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
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
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
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
知之者如五穀之可食好之者是食而知其味樂之者
是食而飽南升

問若是真知安得不如好之若是真好安得不如樂之曰
不說不是真知與真好只是知得未極至好得未極至
如數到九教便自會數過十與十一去教到十九教便
自會數過二十與二十一去不看得氣力自然如此若
方數得六七自是未易過十數得十五自是未易過二

十數這都是未極至處如行到福州須行到福州境界
極了方到興化界這也來也行到福州界了方行到南
劍界若行未及福州界自是未到得別州境界樂則生
矣生則惡可已也賀孫

問明道曰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樂好之者如游他人園
圃樂之者則已物耳然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伊
川曰非有所得安能樂之又曰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
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為己之所有
第十九章凡七說伊川今從明道伊川之說伊川第二
說推說教人事曰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
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底事果能造次顛沛必於是豈

有不得之理范氏曰樂則生矣呂氏亦曰樂則不可已
皆推說樂以後事若原其所以樂則須如伊川之說呂
氏曰知之則不惑據此章知字只謂好學者耳未到不
惑地位其說稍深楊氏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則知
之非艱矣此說知字又太淺人而知學者亦不易得夫
婦之知習之而不察者耳未足以為知二說正相反呂
氏過楊氏不及謝氏曰樂則無欣厭取舍謂之無厭無
舍則可若謂之無所欣無所取則何以謂之樂尹氏大
綱與伊川同意但以安字訓樂字未緊曰所論知字甚
善但此亦謂知義理之大端者耳謝說大抵太過幹
中人以上章

叔器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曰且不粧定恁地或是他上
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
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
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
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
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義剛
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
高深今中人以上之資遽以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
有這資質又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者語之今人
既無這資質又無這工夫所以日趨於下流寓
上淳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

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而為二事矣况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待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爾必大

行夫問此章曰理只是一致譬之水也有把與人少者有把與人多者隨其質之高下而告之非謂理有二致也時舉

或問此一段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子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訥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個

謝氏既以分言又以操術言豈非謂貴賤異等執業不同

故居下者不可語之以向上者之事否曰也只是論學術所至之淺深而已必大 集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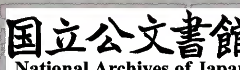
明道曰上智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告蓋踰涯分

也橫渠曰云云 此說得之 呂監廟所編其 載在何集錄 第二十章 凡

六說伊川兩說 橫渠說在外伊川第二說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

皆謂才也第一說與尹氏之說同此意謂之才者以為稟受然爾楊氏亦曰有中人以上下者氣稟異也此三說

皆以其上中下為係所稟受范氏則曰由學與不學故也謝氏亦曰待語其操術淺深非不移之品此二說又以其上中下為係於學術五說正相及據本文只大綱論上中下初未嘗推原其所以然也若推原其所以然



則二者皆有之或以其稟受不同或以其學術有異不可偏舉曰伊川第二說已具二者之意矣幹

樊遲問知章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諸家皆作兩事說曰此兩句恐是一意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先難後獲即仲舒所謂仁人明道不計功之意呂氏說最好辭約而義甚精去偽

問樊遲問知當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此知者之事也若不務人道之所宜為而褻近鬼神乃惑也須是敬而遠之乃為知先難而後獲謂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効之所得此仁者之心也若方後事於克己而便欲天下之歸仁則是有所為而為之乃先獲也若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為仁矣曰何故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為仁曰方從事於仁便計較其効之所得此便是私心曰此一句說得是克己正是要克去私心又却計其効之所得乃是私心也只是私心便不是仁又曰務民之義只是就分明處用力則一日便有一日之効不知務民之義褻近鬼神只是枉費心力今人褻近鬼神只是惑於鬼神此之謂不知如臧文仲居蔡古人非不用卜筮今乃褻瀆如此便是不知呂氏當務

之為急說得好不求於所難知一句說得鶻突南升
 問敬鬼神而遠之莫是知有其理故能敬不為他所惑故
 能遠曰人之于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
 明則須着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
 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
 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
 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
 人自有人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尽只管去論事
 鬼神便是不智因言夫子所答樊遲問仁智一段正是
 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才
 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

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廣

問敬鬼神而遠之曰此鬼神是指正當言祭祀者且如宗
 廟山川是合當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著才泥
 著便不是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臧文仲却為小節
 藻稅之室以藏之便是不智也錄
 問敬鬼神而遠之如天地山川之神與夫祖先此固當敬
 至如世間一種泛然之鬼神果當敬否曰他所謂敬鬼
 神是敬正當底鬼神敬而遠之是不可褻瀆不可媚如
 卜筮用龜此亦不免如臧文仲山節藻稅以藏之便是
 媚便是不知節

問程子說鬼神如孔子告樊遲乃是正鬼神如說今人信

不信又別是一項如何滾同說曰雖是有異然皆不可不致遠可學

先難後獲只是無期必之心時舉

問仁者先難而後獲曰獲有期望之意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但先為人所難為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夫偽只是我合做底事便自做將去更無下面一截才有計獲之心便不是了怪

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

須先難而後獲不探虎穴安得虎子須是捨身入裏面去

如搏寇讎方得之若輕輕地說得不濟事方子

問仁者先難而後獲難者莫難于去私欲私欲既去則惻

然動於中者不期見而自見曰仁畢竟是箇甚形狀曰

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曰此只是既仁之後見得箇

體段如此方其初時仁之体畢竟是如何要直截見得

箇仁底表裏若不見他表裏譬猶此屋子只就外面貌

得箇模樣縱說得着亦只是籠罩得大綱不見屋子裏

面實是如何須就中實見得仔細方好又問就中間看

只是惻然動於中者無所係累昏塞便是否曰此是已

動者若未動時仁在何處曰未動時流行不息所謂那

活潑潑底便是曰諸友所說仁皆是貌摸今且為老兄

立箇標準要得就這上研磨將來須自有箇實見得處

譬之食糖據別人說甜不濟事須是自食見得甜時方

是真味六雅

或問此章曰常人之所謂知多求知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知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為知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却真箇是知集註

問集註仁之心知之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處說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較近外變孫

叔器問集註心與事之分曰這箇有甚難曉處事便是就事上說心便是就裏面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這是事先難後獲這是仁者處心如此事也是心裏做

來但心是較近裏說如一間屋相似說心底是那房裏說事底是那廳

問仁者先難而後獲後字如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後否曰是又問此只是教樊遲且做工夫而程子以為仁如何曰便是仁這一般外面恁地然裏面通透也無界限聖人說話有一句高一句低底便有界限若是隴侗說底才做得透便是如克己復禮便不必說只是為仁之事做得透便是又如我欲仁斯仁至矣才欲仁便是仁因言先儒多只是言后有所得說得都輕薄錄云後字唯說得輕了程先生說得恁地重這便是事事說得有力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先事后得之類皆是此例義剛言若有

一毫計功之心便是私欲曰是淳義剛同

問明道曰先難克已也伊川曰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又曰民亦人也務人之義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於嘖敬而遠之所以為知又曰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如利仁是也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獲也右第二十一章九七說明道三說伊川四說今從明道伊川之說明道第一說曰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之第三說亦曰務民之義如頌梁主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伊川第一說亦曰能從百姓之所義者知也尹氏用伊川說此三說皆以務民之義作從百姓之所宜恐解知字太寬問知而告以從百姓之所宜恐聖人告樊遲者

亦不至如是之緩竊意民字不當作百姓字解只伊川第二說曰民亦人也似穩所謂知者見義而為之者也不見義則為不知務如齊不務德之務然必曰民之義者已亦民也通天下只一義耳何人我之別所謂務民之義者與務已之義無異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則亦與已之廣居無異故伊川謂民亦人也恐有此意若以民字作百姓字解復以義字作宜字恐說知字太緩伊川第三說鬼神事范作振民育德其說寬振民之意亦與明道伊川從百姓之所宜之意同皆恐未穩否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似將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作一句解看此兩句正與非其鬼而祭之誦也見義

不為無勇也相類兩句雖連說而文意則異謝氏曰敬鬼神而遠之知鬼神之情狀也伊川第三說似未須說到如此深遠正以其推言之耳楊氏曰樊遲學稼固務民之事而已非義也莫非事也而曰事而非義則不可但有義不義之異事與義本無異曰民之義謂人道之所宜也來說得之但所謂居天下之廣居與已之廣居無異則天下只有此一廣居何必更說無人我之異乎呂氏說詞約而義甚精但伊川說非其鬼而祭之兩說相連却費力若如范氏說則可以相因矣楊氏所引本無意義然謂事即是義則不可且如物还可便謂之理否

知者樂水章

胡問此章曰聖人之言有淺說底有深說底這處只是淺說仁只似而今重厚底人知似而今伶俐底人然亦在

人看淳義剛錄云胡問仁是指全體而言否曰全人說仁固有淺深這箇是大槩說云云

正卿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以氣質言之不知與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有高下否曰此仁知二字亦說得淺不可與安仁利仁較優劣如中庸說知仁勇這箇仁知字說得煞大賀孫

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就資質上說就學上說曰也是資質恁地但資質不恁地底做得到也是如此這只說箇仁知地位不消得恁地分資質好底固是合下便恁

地若是資質不好後做得到時也只一般義剛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
言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人傑問樂字
之義釋曰喜好是知者之所喜好在仁者之所喜好
在山否曰且看水之為體運用不窮或淺或深或流或
激山之安靜篤實觀之儘有餘味某謂如仲尼之稱水
曰水哉水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皆是此意否舊
看伊川說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理會未
透自今觀之真是如此曰不必如此汎濫且理會樂水
樂山直看得意思窮盡然後四旁莫不貫通苟先及四
旁却終至於與本說都理會不得也人傑

子善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曰看聖人言須知其味如今
只看定樂山樂水字將仁知來比類湊合聖言而不知
味也譬如喫饅頭只喫些皮元不曾喫餡謂之知饅頭
之味可乎今且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仔細看這水到
隈深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
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為態度必至於達而
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治
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
有偏處

魏問此章曰此一章只要理會得如何是仁如何是知若
理會這兩箇字通透如動靜等語自分曉賀孫

問知者動仁者靜動是運動周流靜是安靜不遷此以成德之體而言也若論仁知之本体知則淵深不測衆理於是而歛藏所謂誠之復則未嘗不靜仁者包藏發育一心之中生理流行而不息所謂誠之通則未嘗不動曰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于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于靜今以碗盛水在此是靜也畢竟他是動物故知動仁靜是体段模樣意思如此也常以心体之便

南升

問仁知動靜之說與陰陽動靜之說同否曰莫管他陽動

陰靜公看得理又過了大抵看理只到這處便休又湏得走過那邊看便不是了然仁主於發生其用未嘗不動而其體却靜知周流於事物其体雖動然其用深潛鎮密則其用未嘗不靜其体用動靜雖如此却不湏執一而論湏循環觀之蓋仁者一身混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若必欲以配陰陽則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靜然陰陽動靜又各互為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亦在學者默而識之祖道

或問知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知為靜而仁為動如

何曰且自体當到不相礙處方是儒用錄云現書且就當下玩索文意不須

如此牽引良久曰這物事直看一樣橫看一樣
不可執着且
及生枝蔓
云道

逐件理會子貢說學不厭為知教不倦為仁子思却

言成已為仁成物為知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却有

運用之意又云知是伏藏潛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

則有運用然至于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

于動人件

仁靜知動易中說仁者見之陽也知者見之陰也這樣物

事大抵有兩樣仁配春知配冬中庸說成已仁也成物

知也仁在我知在物孟子說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

又却知在我仁在物見得這樣物事皆有動靜

仁知動靜自仁之靜知之動而言則是成已仁也成物知

也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是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

也恪

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

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盖于

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慾之紛擾而安于天理

之當然耳若謂仁有靜而不動則知亦常動而不靜乎

謹

通老問仁知動靜合二者如何曰何必合此亦言其多耳

不成仁者便愚知者便一向流蕩要之安靜中自有一

箇運動之理運動中自有一箇安靜之理方是可學

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故曰知者
樂仁者壽

問知者樂水一章看這三截却倒似動靜是本絳山水是
說其已發樂壽是指其効曰然倒因上二句說到他本
体上知者動然他自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
无事其理甚簡以此見得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
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
曰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是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
地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
處朱蜚卿問是如何曰專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而不
惑于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

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
事都無別念慮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做
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如今人不靜時只為一
事至便牽惹得千方百種思慮這事過了許多夾雜底
却又在這裏不能得了頭底已自是過去了后面帶許
多尾不能得了若是仁者逐一應去便沒事一事至便
只都在此事上蜚卿問先生初說仁者樂山仁者是就
成德上說那仁者先難後獲仁者是就初學上說曰也
只一般只有箇生熟聖賢是已熟底學者學者是未熟
底聖賢蜚卿問先難後獲意如何曰後如後其君後其
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

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君子
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賀孫問上
蔡所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跪之視地若臨深若履
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
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在
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
到某處這便是求獲賀孫

問仁知動靜集註說頗重叠曰只欠轉換了一箇体字若
論來仁者雖有動時其体只自靜知者雖有靜時其体

只自動賀孫集註

或問動靜以體言如何曰以體言是就那人身上說壽

問知者動集註以動為知之体知者樂水又曰其用周流
而不窮言体用相類如何曰看文字須活著意思不可
局定知對仁言則仁是體知是用只就知言則知又自
有体用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豈得男便都無陰女便
都無陽這般須相錯看然大抵仁都是箇体知只是箇
用淳

知者動而不靜又如何處動仁者靜而不動又死殺了是
則有交互之理但學者且只得據見在看便自見得不
要如此紛紛也所舉程子曰非体仁知之深者不能如
此形容此語極好看俚用玩味不是常說如子語魯太
師樂處亦云非知樂之深者不能言皆此類也極用仔

細玩味看明作

伊川樂山樂水處言動靜皆其體也此只言體段非對用

而言端蒙。集義。

仁者壽是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來插看如罔之生也幸而免罔亦是有死之理淳

問謝氏仁知之說曰世間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其終亦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夫子以仁者知者對而言之誠是各有所偏如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及所謂好仁者惡不仁者皆是指言兩人如孔門則曾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如此章亦只泛說天下有此一般人爾必大

問伊川曰樂喜好也知者樂於運動若水之流通仁者

于安靜如山之定止知者得其樂仁者安其常也樂喜

恐皆去聲又曰知者樂凡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又

曰樂山樂水氣類相合范氏曰知者運而不息故樂水

仁者安於山故樂山動則能和故樂動則自樂恐不靜必將和作樂字

則能久故壽非深于仁知者不能形容其德右第二十

章凡七說伊川說今從伊川范氏之說伊川第二說曰樂

水樂山與夫動靜皆言其體也第三章亦曰動靜仁知

之體也體字只作形容仁知之體段則可若作體用之

體則不可仁之體可謂之靜則知之體亦可謂之靜所

謂體者但形容其德耳呂氏乃以為山水言其體動靜

言其用此說則顯然以為体用之体既謂之樂山樂水則不專指体用亦在其中動可謂之用靜不可謂之用仁之用豈宜以靜名之謝氏曰自非聖人仁知必有所偏故其趨向各異則其成功亦不同也據此章乃聖人形容仁知以教人使人由是而現亦可以知其所以為仁知也謝氏以為指知仁之偏恐非聖人之意謝氏又曰以其成物是以動以其成已是以靜楊氏曰利之故樂水安之故樂山利故動安故靜竊謂聖人論德互有不同譬如論日或曰如燭或曰如銅盤說雖不同由其一而現之皆可以知其為日然指銅盤而謂之燭指燭而謂之銅盤則不可聖人論仁知或以為成已成物或

以為安仁利仁或以為樂山樂水各有攸主合而一之恐不可也游氏推說仁壽尹氏問伊川故不錄曰所論体用甚善謝氏說未有病但末後句過高不實耳成已成物安仁利仁樂山樂水意亦相通如學不厭教不倦之類則不可強通耳幹

重鈔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三

論語十五

雍也篇四

齊一變至於魯章

問齊尚功利如何一變便能至魯曰功利變了便能至魯

魯只是大綱好然裏面遺闕處也多淳

行父問齊一變至魯魯一變至道曰太公之封於齊也舉

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

而尊尊孔子曰後世寢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

不大段好至後威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拆壞一番魯

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大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

整理了已壞底了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
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論魯如左傳所載
有許多不好事只是恰不曾被人拆壞恰似一間屋魯
只如舊弊之屋其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
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孫

齊經小白法度盡壞今須一變方可至魯又一變方可至
道魯却不曾變壞但典章廢墜而已若得人以脩舉之
則可以如王道盛時也謨

齊一變至於魯是他功利俗深管仲穉伯齊法壞盡功利
自此盛然大公治齊尚功時便有些小氣象尚未見得
只被管仲大段壞了又云管仲非不尊周攘夷如何不

是王道只是功利駁雜其心耳明

語及齊一變至於魯因云齊生得威公管仲出來它要
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勢必至變太公之法不變便做不
得這事若聖人變時自有道理大抵聖賢變時只是興
其滯補其弊而已如租庸調變為曠騎長征之兵皆是
變得不好了今日變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
之意次變而復於三代也桓

問伊川謂齊自桓公之霸太公遺法變易盡矣魯猶存周
公之法制看來魯自威公以來閨門無度三君見弑三
家分裂公室昭公至於客死以至不視朔不朝聘與夫
稅畝立甲用田賦變亂如此豈得是周公法制猶存乎

曰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看太公自是與周公別到
桓公管仲出來又不能遵守齊之初政却全然變易了
一向盡在功利上魯却只是放倒了畢竟先世之遺意
尚存如來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為
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人底是所以來問若桓公管
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顧

問注謂施為緩急之序如何曰齊自伯政行其病多魯則
其事廢墜不舉耳齊則先須理會他許多病敗了方可
及魯魯則脩廢舉墜而已便可復周公之道問孔子治
齊則當於何處下手曰莫須先從風俗上理會去然今
相去遠亦不可細考但先儒多不信史記所載太公

介報政事然細考來亦恐畧有此意但傳者過耳廣

問集注云云曰不獨齊有緩急之序魯亦有緩急之序如
齊功利之習所當變便是急處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
處或問功利之習為是經威公管仲所以如此否曰太
公合下便有這意思如舉賢而尚功可見恪

問施為緩急之序如何曰齊變只至於魯魯變便可至道
問如此則是齊變為緩而魯變為急否曰亦不必恁分
如變齊則至魯在所急而至道在所緩至魯則成箇樸
子方就上出光采淳

讀齊魯之變一章曰各有緩急如齊功利之習若不速革
而便欲行王化魯之不振若不與之整頓而却理會其

功利之習便是失其緩急之序如貢禹諫元帝令節儉元帝自有這箇何待爾說此便是不先其所急者也時問伊川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云云呂氏曰齊政雖脩未能用禮魯秉周禮故至於道第二十三章九八說伊川三說今從伊川呂氏之說伊川第二說曰此只說風俗以至於道觀之則不專指風俗乃論當時政治風俗固在其中然又別一節事又第三說曰言魯國雖衰而君臣父子之大倫猶在以魯觀之其大倫之不正久矣然禮記明堂位以魯為君臣未嘗相弑而注家譏其近誣則此說亦恐未穩橫渠謝游揚尹大抵同伊川故不錄范氏曰齊一變可使如魯之治時其意謂齊魯相若故以

治時齊之氣象乃伯政魯近王道不可疑其相若
秉周禮可見曰所疑范氏說亦無病翰

觚不觚章

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是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今淮上無紙亦用木寫字教小兒讀但却圓了所謂觚不觚古人所以恁地方時緣是頭得穩義剛

第二十四章凡六說伊川兩說今從尹氏之說尹氏乃合伊川二說而為一說范呂楊氏說亦正伊川范氏謂不合法制呂氏楊氏謂失其名其實一也失其制則失其名可知矣謝氏是推說學者事翰○無答語

井有仁焉章

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剛義
叔器曰宰我只知有箇公共底道理却不知有義曰不惟不曉義也不曉那智了若似他說却只是箇欺人因云宰我見聖人之行聞聖人之言却尚有這般疑是怎生地緣自前無人說這箇物事到夫子方說出來所以時下都討頭不着似而今學者時便無這般疑了叔器又云聖人只說下學不說上達所以學者不曉曰這也無難曉處這未是說到那性命之微處只是宰我能如子

責便是箇曉了通達底所以說從那高遠處去剛義

問伊川曰宰我問仁者好仁不避難雖告之以赴井為仁亦從之乎夫子謂不然君子可使之有往不可陷於不知可欺以其方不可罔以非其道呂氏曰井有仁焉猶言自投陷穽以施仁術也己己自陷仁術何施當是時也君子可往以思救不能自陷以求救可欺之以可救不可罔之使必救第二十五章凡七說明道明道曰知井有仁者當下而從之否此說恐未當君子雖不逆詐而事之是非曉然者未嘗不先見也豈有仁者而在井乎雖有之君子不往也范氏亦曰井有仁則將入井而從之蓋此意也其從之也只合作從或者之言不宜作

從井中之仁也謝氏謂宰我疑仁者之用心觀宰我之言亦足以見其好仁之切不宜深責之也楊氏謂宰我疑君子之不逆詐故問觀宰我之意好仁之切以謂仁者好仁雖患難不避故問非謂疑其不逆詐也尹氏用伊川說故不錄范氏解逝字極未安與下句可欺也不類謂君子見不曰所論得之但此章文義諸先生說不甚明更詳考之為佳幹

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句所以為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

畔於道也個

博文約禮就這上進去只管是長進蓋根脚已足了所以

行夫問博文約禮曰博文條目多事事着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箇禮聽也是這箇禮言也是

這箇禮動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如讀書讀詩學易學春秋各自有一箇頭緒若

只去許多條目上做工夫自家身已都無歸着便是離

畔於道也格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曰禮是歸宿處凡講論問辯亦只是要得箇正當道理而有所歸宿爾銖

劉秀問博文約禮曰如講明義理禮樂射御書數之類一
一着去理會學須博求盡這箇道理若是約則不用得
許多說話只守這一箇禮日用之間禮者便是非禮者
便不是格

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
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
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内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流
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大雅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聖人教人只是說箇大綱顏子
是就此上做得深此處知說得淺孫
博學於文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否曰詩書六藝固文之

顯然者如眼前理會道理及於所為所行處審別是
皆是大必

只是博文約禮四字博文是多聞多見多讀及收拾將來
全無一事和敬字也沒安頓處孫

博學亦非謂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
只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
兩下相靠作兩路進前用工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
成時便自會有通處若如此兩下用工成甚次第大雅

博文上欠工夫只管去約禮上求易得生煩升
孔子之教人亦博學於文如何便約得雷
或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曰此是古之學者常事孔

子教顏子亦只是如此且如行夏之時以下臨時如何
做得須是平時曾理會來若非禮勿視等處方是約之
以禮及他成功又自別有說處雅大
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箇約處聖
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顏子固不須
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
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門人
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
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
了方可就上面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亦不是許多時
只教他多學使它枉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

正是待它多學之功到了可以言此耳

必大

或問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與顏子所謂

以文約我以禮如何曰此只是一箇道理但功夫有淺
深耳若自此做功夫到深處則亦顏子矣素

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固有淺深
不同如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似又一義
如何曰論語中博約字是踐履兩字對說孟子中博約
字皆主見而言且如學須要博既博學又詳說之所以
如此者將以反說約也是如此後自然却說得約謂如
博學詳說方有貫通處下句當看將以字若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之言本無甚輕

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是博學於文能約之以禮則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顏子做到欲罷不能工夫亦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斲削者只是這斧斤規矩及至削鑿之神斲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當

問博文不約禮必至於汗漫如何曰博文而不約禮只是

徒看得許多徒記得許多無歸宿處斷○以下集注集義

問明道言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也未及知之也既能守禮而由規矩謂之未及於知何也曰某亦不愛如此說程子說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為已知不須將知說亦可

一子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但此說較粗顏子所說又向上然都從這工夫做來學者只此兩端既能博文又會約禮問約禮只是約其所博者否曰亦不須如此說有所未知便廣其知須是博學學既博又須當約禮到約禮更有何事所守在此理耳真

或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曰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明道謂此一章與顏子說博文約禮處不同謂顏子約禮是知要恐此處偶見得未是約禮蓋非但知要而已也此兩處自不必分別時舉

問伊川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

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恐博文約禮只是一般未必有深淺曰某曉他說不得恐記錄者之誤正叔曰此處須有淺深曰畢竟博只是這博約只是這約文只是這文禮只是這禮安得不

同文

問橫渠謂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何也曰難處見得事理透便處斷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凡事皆如此且以看文字一節論之見這說好見那說又好如此說有礙如彼說又有礙便是險阻處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

淳

博學於文又要得習坎心亨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文但

以事理切密講究自是心亨且如讀書每思索不通處則翻來覆去倒橫直豎處處窒塞然其間須有一路可通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通通處便是亨也

謨

博學於文只是要習坎心亨不特有文義且如學這一件物事未學時心裏不曉既學得了心下便通曉得這一事若這一事曉不得於這一事上心便黑暗

問

問橫渠曰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畔而去尹氏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遠於道第二十六章凡八說三伊川說今從橫渠尹氏之說明道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范氏亦曰博學於文

而不約之以禮猶農夫之無疆場也其不入於異端邪
說者鮮矣楊氏亦曰博學於文而不知所以裁之則或
畔矣此三說皆推不約禮之失謝氏曰不由博而徑欲
趨約者恐不免於邪遁也此則不博文之失二者皆不
可無偏舉則不可明道又曰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
而由於規矩也伊川第一說曰博學而守禮第二說曰
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約字恐
不宜作守字訓若作守禮則與博學成二事非博文則
無以為約禮不約禮則博文為無用約禮云者但前之
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伊川之說文自文禮自禮更
無一貫說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伊川又說願

字博約與此不同亦似太過博文約禮本無不同始乎
由是以入德斯可以不畔終乎由是以成德欲罷而不
能顏子與此不同處只在弗畔與欲罷不能上博約本
無異伊川以顏子之約為知要以此章之約作約束之
約恐未安此約字亦合作知要伊川第三說與第一第
二說同但說大畧耳曰此說大槩多得之但此約字與
顏子所言約字皆合只作約束之意耳又看顏子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既連着兩我字而此章之字亦但指其
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而言也

子見南子章

諸先生皆以矢為陳否為否塞之否如此亦有甚意思孔

子見南子且當從古注說矢誓也或問若作誓說何師
生之間不相信如此曰只為下三句有似古人誓言如
左氏言所不與舅氏之說故有誓之氣象謨

或問此章曰且依集註說蓋子路性直見子去見南子心
中以為不當見便不說夫子似乎發呪模樣夫子大故
激得來躁然夫子却不當如此古書如此等曉不得處
甚多古注亦云可疑祖道曰橫渠說以為予所否厄者
是天厭棄之此說如何曰大抵後來人講經只為要道
聖人必不如此須要委曲遷就做一个箇出路却不必如
此橫渠論看詩教人平心易氣求之到他說詩又却不
然祖道

問夫子欲見南子而子路不說何發於言辭之間如此
驟曰這般所在難說如聖人須要見南子是如何想當
時亦無必皆見之理如衛靈公問陳也且可以款款與
他說又却明日便行齊景公欲以季孟之問待之也且
從容不妨明日又便行季桓子受女樂也且可以教他
不得受明日又便行看聖人這般所在其去甚果不知
於南子須欲見之到子路不說又費許多說話又如指
誓只怕當時如這般去就自是時宜聖人既以為可見
恐是道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見未到
聖人心下這般所在都難說或問伊川以矢字訓陳如
何曰怕不是如此若說陳須是煞鋪陳教分明今却只

德地直指數句而已程先生謂予所以否而不見用乃天厭斯道亦恐不如此孫賀

問子見南子曰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它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

何為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孫

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是無人行所以

子路疑之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

為已甚這樣處便見義剛曰變稱錄云孟子說仲尼不為已甚說得好○集注

問予所否者天厭之謂不合於禮不由於道則天實厭棄

之曰何以謂不合於禮不由於道曰其見惡人聖人固

謂在我者有可見之禮而彼之不善於我何與焉惟聖

人道大德全方可為此曰今人出去仕宦遇一惡人

須下門狀見之它自為惡何與我事此則人皆能之何

必孔子子善云此處當看聖人心聖人之見南子非為

利祿計特以禮不可不見聖人本無私意曰如此看也

好南仲○植錄云先生難云子見南子既所謂合於禮

子無一毫冀望之心他人

第二十七章凡七說伊川二說今從謝氏之說伊川第

說曰子路以夫子之被強也故不說第二說曰子路不

說以孔子本欲見衛君行道反以非禮見迫竊謂夫人

有見賓之禮孔子之見南子禮也子路非不知也子路

之不說非以其不當見特以其不足見耳使其不當見

夫子豈得而迫哉被強見迫恐未穩伊川第三說曰孔子之見南子禮也子路不說故夫子矢之第四說第六說同竊謂南子妾也無道也衛君以為夫人孔子不得不見其屏多矣子路以其辱也故不說夫子矢之曰使予之否塞至此者天厭之也使天不與否則衛君將致敬盡禮豈敢使夫子以見夫人之禮而見其無道之妾哉則子路不說之意蓋以其辱夫子非以其禮不當見也使子路以南子之不當見則更須再問何至坐視夫子之非禮雖不說何益而夫子告之亦須別有說豈有彼以非禮問而此獨以天厭告則夫子受非禮之名而不辭似不可也蓋子路知其禮所當見特以其辱夫子

也故不說謝氏以為浼夫子之說極正伊川第四說說或人之問曰子路不說孔子何以不告之曰是禮也而必曰天厭之乎曰使孔子而得志則斯人何所容也楊氏兩說亦然恐非聖人意聖人但傷道之否在於衛君不能致敬盡禮未必有欲正之之意恐成別添說伊川第五說穩但說大畧橫渠亦只說大畧范氏以矢為誓非聖人氣象呂氏大意亦通但以為使我不得見賢小君天厭乎道也此亦非聖人意合只作使我見無道之小君天厭乎吾道也却穩尹氏同伊川故不辨曰以文義求之當如范氏之說但諸公避呪誓之稱故以矢訓陳耳若猶未安且闕以俟他日

中庸之為德章

問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曰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如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那無過不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此又問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恐道是摠括之名理是道裏面又有許多條目如天道又有日月星辰陰陽寒暑之條理人道又有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條理曰這二句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箇常然之理萬古萬世不可變易底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為是不得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着箇庸字

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了
問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章曰只是不知理隨他偏長處做將去謹愿者則小廉曲謹放縱者則跌蕩不羈所以中庸說道之難明又說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只為是

不知植
問此章尹氏曰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乎中庸可謂至矣人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替月守也故曰民鮮久矣右第二十八章凡七說伊川兩說今從尹氏之說伊川第一說說久字不出第二說雖盡而非本章意尹氏合而解之范氏說久字不出呂氏說寬謝氏曰中不可過是以謂之至德楊氏第三說亦曰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

故惟中為至第一第二說同謝氏楊氏之說皆以至字對過不及說謂無過不及則為至也過不及只對中庸說不可對至字說至字只輕說如曰其大矣乎不宜說太深楊氏第二第三說推說高明中庸處亦不能無疑侯氏說大畧曰當以伊川解為正中庸天下之正理也德合乎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自世教衰此四字正是說久字意謝楊皆以過不及對中字而以中為至耳恐非如來說所疑也所破楊氏高明中庸亦非是當更思之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子貢問仁是就功用籠罩說孔子是就心上答學

博施濟眾便喚做仁未得仁自是心端

何事於仁猶言何待於仁必也聖乎連下句讀謙錄云便見得意

思出雖堯舜之聖猶病其難備明德

何事於仁猶言那裏更做那仁子憫

問何事於仁先生以為恰似今日說何消得恁地一般曰

博施濟眾何消得更說仁節

問何事於仁作何止於仁是如何曰只得作何止於仁今人文字如此使者甚多何事亦如何為之意被子貢說得博施濟眾高似於仁了故孔子言何為於仁必也聖人乎堯舜其猶病諸是子貢問得不親切若如子貢之說則天下之為仁者少矣一介之士無復有為仁之理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才欲立便也
立人已才欲達便也達人立是存立處達則發用處於
此純是天理更無些子私意便是仁之體若能近取譬
則私欲日消天理日見此為仁之方也楠
何事於仁只作豈但於仁當謂必也聖乎聖如堯舜其尚
有不足於此曰薛士龍論語解此亦是如此只是渠遣
得辭蓋仁以道理言聖以地位言自是不同如博施
濟衆為仁而利物愛人小小者亦謂之仁仁是直看直
上直下只一箇道理聖字便橫看有衆人有賢人有聖
人便有節次只豈但於仁蓋博施濟衆雖聖如堯舜猶
以為病耳楠

問子貢問博施濟衆恐仁之極處與聖之功用本不可分
大小今言何止於仁則仁聖若有小大之分曰此處不
恁地讀必也聖乎語意未是殺處當急連下文讀去仁
以理言聖以事業言子貢所問博施濟衆必有聖人之
德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堯舜恁地尚以為病仁
本切已事大小都用得他問得空浪廣不切已了却成
踈闊似此看仁字如何用得如何下得工夫中間看得
一句常人固是做不得雖聖人尚以此為病此須活看
寓

周兄問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曰必也聖乎是屬下文仁通
乎上下聖是行仁極致之地言博施濟衆之事何止於

仁必是行仁極致之人亦有不能盡如堯舜之病諸是也必也聖乎蓋以起下

銖

問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曰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如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教從游者甚衆孔子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堯舜亞夫問此章曰博施濟衆是無盡底地頭堯舜也做不了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若要就事上說便儘無下手處舉時之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苟有此心便有博施濟衆底用曰博施濟衆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

然若得果無私意已有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舉時

衆朋友說博施濟衆章先生曰仁以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如一元之氣聖以地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而今有三等有聖人有賢人有衆人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所以言通乎上下仁字直聖字橫博施濟衆是做到極處功用如此義剛言此章也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曰是如此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存心常如此便未

博施濟衆時這物事也自在裏面叔器問此兩句也是帶下面說否曰此是兩截如黃毅然適間說是三節極是夫仁者分明是喚起說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入是仁者能如此若是能近取譬則可以為仁之方子責也是意思高遠見得恁地却不知刻地尋不着剛仁就心上說如一事仁也是仁如一理仁也是仁無一事不仁也是仁聖是就地位上說聖却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聖了佐

子貢問博施濟衆章先生以何事於仁為一節以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為一節其說以謂博施濟衆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若必以聖人為能之則堯

舜亦嘗以此為病此非是言堯舜不能盡仁道蓋勢所不能爾人之所能者下二節事是也己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事也能近取譬此為仁之方也今人便以己欲立已欲達為能近取譬則誤矣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不待施諸已而後加諸人也能近取譬却是施諸已之意故上二句直指仁者而言而下一句則止以為仁之方謨

博施濟衆這箇是盡人之道極仁之功非聖人不能然人亦有所不足在仁固能博施濟衆然必得時得位方得這事然堯舜雖得時得位亦有所不足己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不待勉強能近取譬則以己之欲立譬

人之欲立以己之欲違譬人之欲達然後推己所欲以
及於人使皆得其立皆得其達這便是為仁之術立是
行得是此是三節須逐節詳味看教分明

林問已欲立而立人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地位如何曰
且看道理會地位作甚麼他高者自高低者自低何
須去比並問博施濟眾曰此是仁者事若把此為仁則
是中天下而立者方能如此便都無人做得仁了所以
言已欲立而立人使人人皆可盡得道理必也聖乎當
連下句說意在猶病上蓋此何但是仁除是聖人方做
得然克猶病尚自做不徹寓

自是仁者之事若下面能近取譬方是由此而推將去
故曰仁之方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不是聖大似仁仁只
是一條正路聖是行到盡處欲立欲達是仁者之心如
此能近取譬是學做仁底如此深淺不同仁通上下但
克去己私復得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為仁若必
待如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孔顏不得位不成做不
得山林之士更無緣得仁也欲立欲達即絜矩之義子
責凡三問仁聖人三告之以推己度物想得子責高明
於推己處有所未盡仁者欲立自然立人欲達自然達
人如無加諸人更不待譬下載方言求仁之方蓋近取
諸身以為譬明作

問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立達二字以事推之如何曰二者皆兼內外而言且如脩德欲德有所成立做一件事亦欲成立如讀書要理會得透徹做事亦要得行又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植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意思一般學者須是強恕而行盡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以已及人仁之體也能近取譬是推已及人仁之方也明德致道說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說要立便立別人已說要達便達別人這更無甚着力下云能近取譬言可謂仁之方這又是一意煞着比方安排與仁者

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一般都是以已及物事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般都是推已及物

事曰然賀係

凡已之欲即以及人不待譬彼而後推之者仁也以我之不欲譬之而知其亦不欲者恕也端

問只仁之方亦可謂之仁否曰看得透時便是仁若循循做去到得至處回頭看前日所為亦喚做仁人

或問博施濟眾一章言子貢馳騫高遠不從低處做起故孔子教之從恕上求仁之方曰理亦是如此但語意有病且試說子貢何故棟這箇來問或云恐是子貢見孔

子說仁多端又不曾許一箇人是仁故揀箇大底來說
否曰然然而夫子答子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人至於答顏子則曰克已復禮為仁分明一箇仁說
兩般諸公試說這兩般說是如何或曰恐克已復禮占
得地位廣否曰固是包得盡須知與那箇分別方得或
曰一為心之德一為愛之理曰是如此但只是一箇物
事有時說這一面又有時說那一面人但要認得是一
箇物事以克己為仁亦多有不同處向顏子說則
上說一自人上說須於如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
這裏看得一般方可人便有那克已復禮底意思克已復禮便包那已欲立
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底意思只要人自分別而已然

此亦是因子貢所問而說又問立字達字之義曰此是
兼籠細說立是自家有可立達是推將去聖人所謂立
之斯立動之斯來綏之斯和亦是這箇意也凡事不出
立與達而已謂如在此住得穩便是立如行便要到便
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
又問博施濟衆如何分別曰博施是施之多施之厚濟
衆是及之廣熹

問仁以理言通乎上下曰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
是仁仁及一家也是仁仁及一國也是仁仁及天下也
是仁只是仁及一家者是仁之小者仁及天下者是仁
之大者如孔子稱管仲之仁亦是仁只是仁之功復問

上是大下是小曰只是高低又曰這箇是兼愛而言如
博施濟衆及後面說手足貫通處復問貫通處曰才被
私意截了仁之理便不行節註

問仁通上下而言曰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仁如酒好
聖如酒熟問仁是全體如日月至焉乃是偏曰當其至
時亦備問孟武伯問三子却說其才何意曰只為未仁
問管仲仁之功如何曰匡天下亦仁者之事如趙鞅王
一言至今天下安謂韓王為仁則不可然其所作乃仁
者之功學可

子上問仁通上下如何曰仁就處心處說一事上處心如
此亦是仁商三仁未必到聖人處然就這處亦謂之仁

博施濟衆何止於仁必聖人能之然堯舜尚自有限量
做不得仁者誠是不解做得此處病在求之大遠已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只教他從近處做淳

問仁通上下如何曰聖是地位仁是德問如此則一事上
仁亦可謂之仁此之謂通上下其與全體之仁無乃不
相似曰此一事純於仁故可謂之仁殷有三仁亦未是
其全體只是於去就之際純乎天理故夫子許之學可
問仁通上下而言聖造其極而言否曰仁或是一事仁或
是一處仁仁者如水有一杯水有一溪水有一江水聖
便是大海水備

仁者已欲立而立人一章某當初也只做一統看後來看

上面說夫仁者下面說可謂仁之方却相反方分作兩段說

或問博施濟眾一段程子作一統說先生作二段如何曰
某之說非異於程子蓋程子之說足以包某之說程子
之說如大屋一般某之說如在大屋之下分別廳堂房
室一般初無異也公且道子貢所問是大小大氣象聖
人却只如此說了如是為仁必須博施濟眾便使中天
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也做不得何況華門圭竇
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已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已
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胃此是甚

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以我之
欲立而知人之亦欲立以己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
如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此為仁則同但已欲立而
立人欲達而達人是已到底能取譬是未到底其次第
如此彼子貢所問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龜山云
雖博施濟眾也須自此始某甚善其說先生曰又某所
說過底要諸公有所省發則不枉了若只恁地聽過則
無益也得朋錄云說許多話曉得底自曉久之云如釋氏
說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
得久之云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
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云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

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
 生無非教也久之又曰昔有人問話於一僧僧指面
 花示之曰是甚麼其人云花也僧云吾無隱乎爾此不
 是他無見處但見說得來罷了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
 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朝廷便便唯謹與上大夫
 言便闇闇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可見又
 曰程子說莊子說道體儘有妙處如云在谷滿谷在坑
 滿坑不是他無見處只是說得來作怪大抵莊老見得
 些影便將來作弄矜說又曰黃帝問於廣成子云云吾
 欲官陰陽以遂群生東坡注云云是則是有此理如何
 便到這田地久之又云昔在一山上坐看潮來斤溪澗

小港中水皆如生蛇走入無不通透甚好看識得時便
 是一貫底道理又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如日月雖
 些小孔竅無不照見此好識取祖道○賜錄云問博施
 先生却說上面分別箇體用便有有用力處曰其說非破
 程子之說程子之說却兼得某說程說似渾論一箇屋
 子某說如屋下分間架爾仁之方不是仁之躰還甚什
 麼物事今且看子貢之言與夫子之言如何地餘同而
 畧

林間一問博施濟眾章曰博施濟眾無下手處夫子故與
 之言仁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能以
 己之所欲立者而立他人以己之所欲達者而達他人
 其所為出於自然此乃是仁之體能近取譬者近取諸
 身知己之欲立欲達則亦當知人之欲立欲達是乃求

仁之方也伊川全舉此四句而結之曰欲令如是觀仁
可以得仁之體亦可以如此說與某之說初不相礙譬
之於水江海是水一勺亦是水程先生之說譬之一片
大屋某却是就下面分出廳堂房室其實一也又云子
貢所問以事功而言於本初無干涉故聖人舉此心之
全體大用以告之以已之欲立者立人以已之欲達者
達人以已及物無些私意如堯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
雍以至於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道理都
擁出來又曰如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
是廣大心中流出其自十五六時聞人說這道理知道

如此好但今日方識得如前日見人說鹽鹹今日食之
方知是鹹說糖甜今日食之方知是甜傑人

問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所謂以已及人能近取
譬近取諸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謂推已及人如何
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
方也已則是言求仁當如此若以為滾說則既曰夫仁
者矣不當以可謂仁之方結之也又問程子說仁至難
言至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一段却是滾說曰
程子雖不曾分說然其意亦無害大抵已欲立而立人
已欲達而達人是自然工夫至於能近取譬則是着力
處所以不同傑人

問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注云於此可以得仁之
躰是此處見得人與己相關甚切便是生意相貫處否
曰亦是只無私意理便流通然此處也是已對人說便
恁地若只就自己說此又使不得蓋此是仁之發出處
若未發之前只一念之私便不是仁淳

問遺書中取醫家言仁又一段云醫家以不識痛癢為不
仁又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仁又却從知覺上說曰
覺是覺於理問與上蔡說同異曰異上蔡說覺總見此
心耳問南軒云上蔡說覺與佛家不同如何曰上蔡云
自此心中流出與佛亦不大段異今說知痛癢能知覺
皆好只是說得第二節說得用須當看如何識痛癢血

脉從何而出知覺從何而至某云若不究見原本却是
不見理只說得氣曰然伊川言穀種之性一段最好阿
明道云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認得箇什麼夫人者已欲立
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此即仁之體也能近取譬則是
推己之恕故曰可謂仁之方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
相對說明道云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躰先生再
三牽似曰這處極好看仁又曰博施濟眾固仁之極功
譬如東大洋海同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水方為
水只瓶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博施濟眾固是仁但那
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
好看夫道

林安卿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否曰不須問他從初時只今便是一體若必用從初說起則熬費思量矣猶之水然江河池沼溝渠皆是此水如以西椀盛得水來不必教去尋討這一椀是那裏酌來那一椀是那裏酌來既都是水便是同躰更何待尋問所從來如昨夜莊仲說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

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躰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個

問明道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云云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又曰博施濟眾非聖人不能何干仁事故特曰夫仁者立人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豈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或問堯舜其猶病諸伊川曰聖人之心何時而已又曰聖乃仁之成德謂仁為聖譬如雕木為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指木為龍可乎故

博施濟眾乃聖人之事舉仁而言之則能近取譬是也
謝氏曰博施濟眾亦仁之功爾然仁之名不於此得也
子貢直以聖為仁則非特不識仁併與聖而不識故夫
子語之曰必也聖乎又舉仁之方也已欲立而立人已
欲達而達人亦非仁也仁之方所而已知方所斯可以
知仁猶觀天地變化草木蕃斯可以知天地之心矣第
二十九章凡八說明道五說伊今從明道伊川謝氏之
說大意與第一說同故不錄明道第五說與伊川第二
第十三說皆以恕為仁之方大意皆正但非解本文故
不錄伊川第一說曰惟聖人能盡仁道然仁可通上下
而言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又第五說曰聖則無小

大至於仁則兼上下小大而言之又第八說曰孔子見
子貢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
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又第十二說曰博施而能濟
眾固仁也而仁不足以盡之故曰必也聖乎又第十四
章曰仁在事不可以為聖此五說皆以何事於仁作何
止於仁故以仁為有小大上下若既是有小大上下則
以此章為子貢指其大與上者問之亦可也又何以答
之曰何事於仁乎若聖人以仁為未足以盡博施濟眾
則下又當別有說今乃論為仁之方恐上下意不貫伊
川五說只說得到其猶病諸處住則下文論仁之方不
相接不如木龍之說却與明道之意合明道以何事於

仁只作何干仁事則下文仁之方自相貫又功用字分
明伊川第三說第四說第五第六說第十五說皆推說
博施濟衆猶病卽聖人之心何時而已之意故不錄伊
川第九第十一說皆論仁之方與謝氏方所之說相類
此章聖人恐子貢便指作仁看故但以為若能由此而
求之乃可以知仁故曰仁之方伊川第十七說乃統說
仁字大意與明道第一說同故不錄橫渠曰必聖人之
才能弘其道恐本文無能弘其道之意范氏曰以大為
小是以仁為小聖為大也恐未穩餘說亦寬呂氏以博
施為仁濟衆為聖未當楊氏之說亦正但謂仁者何事
於博施濟衆又恐太過則明道所謂教人不得如此指

殺者但以仁聖湏分說方見仁之體非以仁無與於聖
也尹氏與伊川餘說同故不辨曰何事於仁何止於仁
也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相連讀言雖聖人
亦有所不能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也能
近取譬恕也集義

問程子曰謂仁為聖譬猶雕木為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
指木為龍可乎此喻如何曰亦有理木可雕為龍亦可
雕而為狗此仁所以可通上下而言者也龍乃物之貴
者猶聖人為人倫之至也大必



活類卷三十三終

